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五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五

起昭陽赤奮若盡
施蒙單開凡三年

太祖高皇帝

洪武六年春正月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以去冬
召還上欲修邊備至是復諭達等曰處太平之世不可
忘戰開荒裔之地不如守邊朕與卿等同起布衣削平
禍亂每念向者創業之艱及古人居安慮危之戒不敢
自甯今邊塞未靖倉卒有警卿等豈能獨安及此無事
之時訓練軍士修葺城池此正所謂有備無患者也壬

子詔達文忠分往山西北平達自是留北平者凡三年
攷異據明史本紀但書三月授徐達爲征虜將軍證之
紀事本末則正月命達等防邊三月授征虜將軍蓋卽
軍中命之也防邊之命本在正月達等旣行始報元兵
入寇故命將在三月本紀不書正月防邊事紀事本末
不書三月命將
事今分書之
癸丑詔免遼東金復二州旱災稅

甲寅右丞相汪廣洋罷時胡惟庸爲左丞專決省中事
廣洋無所建白遂左遷廣東行省參政 是月天下守
令皆朝覲京師賜宴遣還諭之曰慈祥豈弟身之德也
刻薄殘忍德之賊也君子成其德而去其賊小人縱其
賊而悖其德朕之任官所用惟賢君子不可以僞爲小
人不可以幸免各宜勉修厥德以副朕懷 上留意文

學廣儲人才乃開文華堂于禁中時各行省雖連試三年而官多缺員舉人俱免會試赴京聽選于是有選入國子學讀書者命於諸司先習吏事謂之厯事監生又有小秀才老秀才之目至上又擇其年少俊異者得張唯王輝等凡十餘人皆授翰林院編修又授蕭韶爲祕書監直長竝令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太子贊善宋濂等爲之師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評其文字優劣錫以鞍馬弓矢白金有差尋又徵元進士山陰趙俶至授國子博士上御奉天殿召俶及助教錢宰貝瓊等曰汝等一以孔子所定經書爲教慎勿雜蘇秦張儀縱橫之言

于是假請頒正定十三經于天下屏戰國策及陰陽議卜諸書勿列學宮明年上又擇諸生穎異者三十五人命假專領之尋又擢李擴黃義等入文華武英二堂說書皆見用 初選朝天宮道士專掌樂舞供事郊壇凡

天地社稷山川香幣皆令司之

項異道士供郊壇事明史本紀潛菴史稿皆不

書今揭明鑑三編增入是年正月下

二月乙未詔暫罷科舉諭中書省

臣曰科舉之設務得經明行修文實相稱之士以資任用今有司所取多後生少年觀其文辭亦若可用及試用之不能措諸行事朕以實心求賢而天下以虛文應之非朕責實求賢之意也今各行省宜暫停科舉別令

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 壬寅命御史臺及按察使考察天下有司奏請黜陟諭臺臣曰古人言禮義以待君子刑僇加于小人蓋君子有犯或出于過誤可以情恕小人詭計百端無所不至若有犯當按法去之不爾則遺民患 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始定救日禮是日上常服不御正殿中書省設香案百官朝服行禮鼓人伐鼓食復乃止又定救月食禮設香案于大都督府百官常服行禮不伐鼓雨雪雲翳則免 乙巳始設六科給事中初吳元年置給事中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與起居注同秩五品實統名也元年設

六部至是部各設科科設給事中二人鑄給事中印一
推年長者一人掌之改從七品定制章奏出入所經由
及有所遺失牴牾皆許封駁凡朝政軍事及舉劾官員
皆許聯署以聞 戊申大閱上親御校場諭諸將曰畜
兵所以衛民勞民所以養兵爾等無耕耨之勞而充食
無織衽之苦而足衣皆出于民也若不知捍禦之道橫
起凌虐之心以害其民民受其害馴至困敝是自絕其
衣食之源也且貴能思賤富能思貧者善處富貴也憂
能同其憂樂能同其樂者善體衆情也不違下民之欲
斯合上天之心庶可長享富貴矣 上旣命徐達等備

邊尋報元兵寇武朔保德諸州納克楚侵遼東庫庫特
穆爾犯雁門壬子復授達爲征鹵大將軍文忠及鄧愈
馮勝湯和等副之 初上遣使送倭使還國念其國信
佛可以西方教誘之乃遣僧祖闡克勤等八人往至其
國演教國人頗敬信而良懷倨慢無禮拘留闡等不遣
尋寇閩浙海上諸郡未幾復寇登萊甲子上授指揮使
於顯爲總兵官令出海備倭 上御極之二年詔尙書
陶凱等編輯漢唐以來藩王事蹟可爲鑒戒者曰昭鑑
錄初成一卷上覽之復命秦府右傅文原吉與禮部主
事張籌增益數事合爲二卷至是書成上旣自爲序又

命贊善大夫朱濂序之以頒賜太子諸王 初祭酒魏
觀被謫尋召爲禮部主事時廷臣薦觀有吏才五年授
爲蘇州知府前守陳甯苛刻人呼陳烙鐵觀至盡改甯
所爲以明教化正風俗爲治建賢舍聘周南老王行徐
用誠與教授貢穎之定學儀王彝高啟張羽訂經史耆
民周壽誼楊茂林文友行鄉飲酒禮政化大行課績爲
天下最至是擢爲四川行省叅政未行以部民乞留命
還任初蘇州府舊治張士誠據以爲宮遷之于都水行
司觀以其地湫隘還治舊基又濬錦帆涇興水利涇故
吳王舟遊地也或譖觀興旣滅之基上使御史張度廉

其事遂連及高啟王彛俱坐法死啟之放歸也上以其
嘗賦詩有所諷刺嫌之而未發啟歸居青邱觀移其家
至郡中旦夕延見甚歡觀既獲譴上見啟所作上梁文
因發怒而彛亦坐交通觀同及于禍 夏四月辛丑命

有司察舉賢才

明史本紀罷科舉察舉賢才俱系之二月乙未下蓋牽連竝記耳按紀事

本末罷科舉在二月察舉賢才在四月傅氏明書察舉賢才之詔系之四月辛丑其下詔之文與明史選舉志同今分 詔曰賢才國之寶也古聖王勞于求賢若高宗

之于傳說文王之于呂尙彼二君者豈其智不足哉顧
皇皇于版築鼓刀之徒者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
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

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
山林之士德行文藝可稱者有司采舉禮送京師朕將
任用之以圖至治是時定制專用辟薦其目曰聰明正
直曰賢良方正曰孝弟力田又有儒士孝廉秀才人才
耆民等目皆徵召至京不次擢用而各省貢士貢生亦
皆由太學以進于是罷科目者凡十年 是月詔有司
圖山川險易以上 五月壬寅祖訓錄成先是上卽位
命儒臣編輯親加裁定凡六年其目十有三曰箴戒曰
持守曰嚴祭祀曰謹出入曰慎國政曰禮儀曰法律曰
內官曰職制曰兵衛曰營繕曰供用曰內令至是成命

頒之天下

攷異據明史本紀編祖訓錄在洪武二年是年所頒則但書昭鑑錄于三月其實二書並

以是年頒蓋祖訓錄編于二年成于六年也據潛菴史稿典彙頒昭鑑錄在是年三月頒祖訓錄在五月紀事

本末則二書並頒于三月今從史稿分書之惟太祖自序言編輯六年始克成書則似元年太祖已手自編輯

踰年復詔諸臣也今並記之五月下而刪去二年編祖訓錄語 六月壬午盱眙民獻

瑞麥御史答祿與權請薦宗廟上曰以瑞麥爲朕德所

致朕不敢當歸之祖宗御史言是也 大將軍達駐師

于臨清甲申遣臨江侯陳德出朔方敗元兵于三岔山

壬辰遣指揮吳均擊拒庫庫兵于雁門上懲定西之敗

戒諸軍士毋出塞窮追 是月免北平河間河南開封

延安汾州被災田租 秋七月壬寅詔戶部稽渡江以

來各省水旱災傷分數優恤之 壬子授胡惟庸爲右丞相自汪廣洋之罷也上難其人久不置相惟庸以左丞專決省事至是遂相之惟庸又薦其黨陳甯商嵩等上尋擢甯爲御史大夫嵩御史中丞 是月宋濂遷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詹同兼學士承旨竝命與學士樂韶鳳等奏定釋奠先師樂章 徵元鄉貢進士桂彥良請公車授太子正字彥良慈谿人時上方開文華堂命彥良與宋濂分教諸貢士嘗從容有所咨問彥良對必以正上每稱善書其語揭便殿 八月乙亥始詔祀三皇及歷代帝王初御史荅祿與權請祀三皇上以

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立廟京師春秋致祭乃命禮官考定有功德者建歷代帝王廟于欽天山之陽仿太廟同堂異室之制 丙子鞏昌侯郭興會陳

德之兵與元軍再戰于答刺海口斬首六百級禽其同

僉實都等五十四人

實都即忻都見前紀

丁丑遣御史大夫陳

甯釋奠于先師時甯兼領國子監事故有是命丞相胡

惟庸參政馮冕等不陪祀而受胙上以爲非禮命各停

俸一月甯坐不舉奏亦停俸半月自是不預祭者不頒

胙著爲令

攷異事見明史陳甯傳傳有胡惟庸馮冕劉基等不陪祀而受胙甯坐不舉奏皆停俸云

云按基以四年致仕因談洋請設巡檢爲惟庸所構遂奪祿基懼入謝留京不敢歸按基是時在京師竝未援

官其所奪者伯祿耳若謂致仕之官不預陪祭而受譴或時基眷正衰故及之然非事實也今刪去基名但書推庸是月衍聖公孔希學服闋來朝詔有司致廩餼

見等

從人皆有勞賜踰月辭歸賜之襲衣冠帶白金文綺命翰林官餞于光祿寺上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頗用重典一日謂正字桂彥良曰法數行而輒犯奈何彥良對曰用德則逸用法則勞上以爲至言九月庚戌命翰林院儒臣擇唐宋名臣箋表可爲法式者詞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進令中書省頒爲式竝禁駢麗對偶體是月定有司季報歲報之式初府州縣戶口錢糧學校獄訟每月具書于冊縣達州州

達府府達行省彙咨中書吏牘煩碎而公私糜費實多
又有司決獄杖八十以上皆送之府州徒以上送行省
官吏受賕率多出入輕重因緣爲奸乃命中書省御史
臺詳議改月報爲季報以季報之數彙爲歲報凡府州
縣決囚依律斷決毋俟轉發其有違枉御史及按察使
以時糾劾天下便之始定散官資階散官者初授之
資階也其有陞授加授者以厯考爲差時上欲任學士
宋濂以政事特加授中順大夫濂辭曰臣無它長待罪
禁近足矣上益重之冬十月壬辰命考究前代糾劾
內官之法禮部議置內正司設司正司副各一人專糾

察內官失儀及不法者 十一月壬子元庫庫特穆爾

寇大同徐達遣將擊敗之先是上方召達及馮勝還尋

以報至命達仍留鎮時李文忠行邊山西北平亦敗敵

于三角村

甲子遣兵部尙書劉仁振真定饑

政異曆菴史稿

作是月壬子今從本紀

初饒陽知縣郭積見邑中大饑民食草實

木皮遂以上聞上覽其奏復咨訪得晉冀等州皆饑乃

命仁等往各州縣振之蠲其租賦 丙寅冬至上不豫

改卜郊

是月潞州貢人參上曰人參得之甚艱毋重

勞民往者金華進香米太原進葡萄酒朕俱止之國家

以養民爲務奈何以口腹累人命卻之 閏月乙亥錄

故功臣子孫未嗣者凡二百九人皆予襲授指揮千百戶等官有差 壬午有事于國 初上命陶安周楨等詳定律令時劉惟謙爲大理少卿亦與焉上卽位之二年授惟謙爲刑部尙書諭之曰膏粱所以充饑藥石所以療病使無病之人舍膏粱而餌藥石適足以害身仁義者養民之膏粱也刑罰者懲惡之藥石也爲政若舍仁義而專務刑罰是以藥石毒民非善治之道也尋命惟謙等與儒臣講唐律日進二十餘條上親加裁定擇其可行者以爲式至是命惟謙詳定篇目務合輕重之宜凡六百有六條曰大明律又命宋濂爲表以進庚

寅命頒行天下 十二月庚申翰林院待制王禕遇害

于滇南初禕奉使招諭梁王王聞其言論益敬禮之會

元嗣君立遣其臣托克托

舊作脫脫

徵餉至滇知禕在王所

疑王有它意脅以危言王不得已出禕見之托克托欲

屈禕禕叱曰天既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燭火餘燼敢

與日月爭明邪且我與汝皆使也豈爲汝屈或勸托克

托曰王公素負重名不可害托克托攘臂曰今雖孔孟

義不得存禕顧王曰汝殺我天兵行至禍不旋踵矣遂

殺之王遣使致祭具衣冠斂之禕字子充師事元儒柳

貫黃潛遂以文章名世上平江西禕獻頌上覽之喜曰

江東二儒惟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
雄濂不如卿自漳州被謫召還與宋濂修元史遂擢知
制誥兼修國史其死也滇南未平贈卹之典遂闕其後
禕子紳訟其事追贈翰林學士謚文節後復改謚忠文
禕死時紳年十三鞠于兄綬長博學師事宋濂濂器之
曰吾友不亡矣蜀獻王聘紳待以客禮紳啟王往雲南
求父遺骸不獲卽死所痛哭致祭述滇南慟哭記以歸
後爲國子博士卒于官 是月以唐鐸爲刑部尙書鐸
虹縣人初知延平府召還爲殿中侍御史復出知紹興
府事上久上素知其能遂擢拜之 上以釋老教行僧

道日多蠹財耗民莫此爲甚乃詔天下府州縣止存大觀寺一僧道竝處之非有戒行通經典者不得請給度牒又禁女子年四十以下爲尼者竝著爲令 是歲上念天下大定諸功臣如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桑世傑皆已前沒未有謚號乃下禮部定議議上永安謚武閔通海忠烈張德勝忠毅大海武莊再成武壯趙德勝武桓世傑永義制曰可攷異賜永安等七人謚事見明史永安傳系之六年明初定例武臣伯爵以上者始得賜謚文臣無賜謚例也文臣賜謚始于建文時追謚王禕今七人之賜謚係奉特敕故詳著之 詔每歲春秋遣官祭元御

史大夫福壽著爲令嘗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孤臣爲

人臣者當如是也 初起居注吳琳奉詔訪求賢才還
擢兵部尙書是年改吏部與詹同迭主部事踰年乞歸
上遣使察之使者潛至旁舍見一農人坐小杙起拔稻
苗布田貌甚端謹使者前問曰此有吳尙書者在不農
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的以狀聞上爲嘉嘆 詔中書
省大都督府會六部臺諫定訓練軍士律凡騎射步射
皆定以中矢遠近之式專責成于將領校閱時各領赴
御前驗試能者受賞否則軍士遣還自都指揮以下降
官奪俸有差 是年夏京師城成周九十六里門十有
三外城周一百八十里門十有六

七年春正月庚午諭吏部曰古稱任官惟賢才凡郡得一賢守縣得一賢令如潁川之黃霸中牟之魯恭何憂不治今北方郡縣有民稀事簡者而設官與繁劇同祿入供給適以罷民于是吏部奏汰河南山東北平府州縣凡三百八人又詔六部官毋得輕調有年勞者就本部升用 甲戌詔都督僉事王簡等分往河南山東北平經理屯務時上以北邊重鎮大率食租稅于民民力日疲而軍政日惰惟古屯田之法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自不勞此爲長治久安之道其屯制定以三分守城七分耕作人授田五十畝給以牛種官收

稅畝一斗足以蘇民困而實軍儲乃遣簡及僉事王誠平章李伯昇等各帥官軍分屯彰德濟甯真定等處凡開墾訓練諸務許以便宜行之 初上以倭寇出沒無常詔靖海侯吳禎籍方國珍故所部溫台慶元三府軍士及沿海無田糧之民曾充船戶者凡十一萬一千七百餘人隸各衛爲軍時以方氏餘黨多入海剽掠故也禎旣至三郡多挾私意牽引平民甯海知縣王士宏力陳其不便上嘉納其言立命罷之踰年德慶侯廖永忠上言倭寇乘風侵掠來若犇狼去若驚鳥非多造海舟未易剪捕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櫓快

船派將統領無事則沿海巡徼以防不虞有事則大船薄之快船追之彼欲爲內寇不可得也上從其言至是授禎爲總兵官都督於顯副之令帥江陰等四衛之兵出海備倭方茶馬之開市也戶部奏言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土貿易因設市舶司置提舉官以領之始設于太倉之黃渡尋罷復設于甯波泉州廣州以通日本琉球及占城暹羅西洋諸國上以日本叛服不常獨限以十年之期許通市一次人不踰二百舟二艘以金葉勘合表文爲驗以防詐僞侵軼尋以海禁日嚴恐瀕海居民及守備將卒私通取賂遂并市舶司暫罷

之 是月振松江府水災八千餘戶戶賜錢五千 曹

國公李文忠駐師代縣遣諸將分道出塞至賽音布拉

克川俘元平章陳安禮尋又禽太尉布哈于白登斬珠

展魯舊作真于順甯楊門 二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是

日春分禮官奏朝日禮改用己亥上丁釋奠先師孔子

改用仲丁制曰可攷異據明史本紀是月丁酉朔日食

食改用仲丁又攷異據禮志言是月祀先師以上丁日

己亥上丁釋奠先師改用仲丁制曰可攷異據此則丁酉乃

二月春分節也今據書之衍聖公孔希學上言廟堂圯毀祭器樂

器不備請飭有司葺治戊午詔修曲阜先師闕里及祭

器樂器仍設孔顏孟三氏學 癸亥臨江侯陳德獲韃

韃圖嚕密實

舊作禿魯迷失

等九十七人于會甯等處六安侯

王志獲韃韃一百餘人于朔州等處皆送京師 是月

免平陽太原汾州厯城汲縣田租以旱蝗故也 三月

丁卯勅大將軍達分遣六安侯王志南雄侯趙庸駐山

西營陽侯楊璟汝南侯梅思祖駐北平屯田備邊詔馮

勝鄧愈湯和等還京師 乙亥甘肅蘭州八里麻民郭

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

着沙與其弟火石反往招之買的不從着沙火石反夜

斬其首以歸事聞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爲兄弟者告

之不從執之而已手自刃之有悖大倫若賞之非所以

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 夏四月己亥都督

藍玉帥兵攻興和元守將托音特穆爾棄城遁追敗之

于白酒泉禽其國公特爾穆齊

舊作帖里密赤

等五十九人

壬寅永道桂陽諸州蠻寇構亂詔金吾指揮同知陸齡討平之 丙辰命馮勝鄧愈湯和及鞏昌侯郭興仍鎮

北邊戊午都督僉事金朝興敗元兵于黑城獲其太尉

盧巴延

舊作伯顏

平章特穆爾布哈

舊作帖木兒不花

竝省院等官

二十五人 五月丙子免真定等四十二府州縣被災

田租辛巳振蘇州饑民三十萬戶癸巳減蘇松嘉湖極

重田租之半 初上自起兵臨濠及渡江以來征討平

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尙未成書儒臣詹同請編日厯從之命同與學士宋濂爲總裁官禮部員外郎吳伯宗等爲纂修官是月書成上之自起兵至洪武六年共一百卷同等又言日厯祕天府人不得見請仿唐貞觀政要分輯聖政宣示天下乃命復輯皇明寶訓自後凡有政蹟史官日記錄之分四十類依類增入焉

攷黑明史本紀不載潛菴史稿書編日厯于六年九月壬寅修皇明寶訓于七年五月丙寅今證之詹同傳日厯卽以是年五月成因日厯祕天府人不得見故同等請輯寶訓今竝系之五月下參同傳書之

學

士承旨詹同請致仕上許之賜詔褒美 六月倭寇膠

東百戶許彰追寇于海口不克死之

攷黑明史本紀是年七月倭寇登萊

諸書所記或云倭寇膠東或云倭寇膠州同一事也證之日本傳四年寇溫州七年寇膠州卽登萊也寇在六月官兵敗倭在七月故潛菴史稿連叙于是年七月下今分書之

陝西平涼延安靖

甯鄜州雨雹山西山東北平河南蝗竝蠲田租 秋七

月甲子朔曹國公李文忠帥師攻大甯高州克之斬元

宗王托克托寶勒

舊作朶朶失理輯覽譯作克托錫哩

禽承旨伯嘉努追

奔至鴟帽山擊斬魯王獲其妃及司徒達哈勒濟等

舊作

答海俊

壬申靖海侯吳禎帥沿海各衛兵出海擊倭追

至珍珠大洋獲其人船俘送京師贈百戶許彰官竝恤

其家 日本王良懷以國內爭立構難送我使者僧祖

闍等歸是月復遣使來貢方物無表文上命卻之其大

臣亦遣僧來貢上曰此私交也亦卻之竝令中書省移文詰責 八月京師歷代帝王廟成時上令帝王皆塑像服衮冕惟伏羲神農時未有衣裳不加冕服甲午朔上躬祀于新廟禮臣議歷代帝王宜祀者凡三十六人已而罷隋高祖之祀 戊戌遣元威順王子伯伯賁詔雲南諭梁王 辛丑詔軍士陣歿父母妻子不能自存者官爲贍養百姓避兵離散或客死遺老幼竝資遣還遠宦卒官妻子不能歸者有司給舟車資送 丙辰李文忠追擊元兵于豐州禽元故官十二人馬駝牛羊甚衆窮追至遠塞乃還 庚申振河間廣平順德真定饑

竝蠲租稅 是月上御武樓賜學士宋濂坐謂曰天下

既定朕方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對曰會稽有郭
傳者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其議論根據六經異才
也已而濂持其文以進上召見于謹身殿授翰林應奉

直起居注傳實僧也

攷異事見明史文苑傳在洪武七年典彙及薛氏憲章錄均系之是

年八月今從之

九月丁丑遣元崇禮侯密迪哩巴拉北還諭

之曰爾本元君子孫國亡就俘幾欲遣歸以爾年幼道
里遼遠恐不能達今已長成朕不忍令爾久客于外父
子相失今送之歸以全骨肉其善自愛又遣其二宦者
從諭之曰此爾君之嗣不幸至此長途跋涉善護視之

又貽元嗣君書致織金文綺 是月燕山衛指揮宋杲

通州衛指揮僉事鄭治汝甯衛指揮僉事馮俊密雲衛

指揮僉事張斌等帥師出古北口防秋猝遇寇皆力戰

死上命厚恤其家賜文祭之 冬十月己未皇長孫雄

英生

取異此据典彙東宮門補蓋長孫雄英早卒爲建文嗣立之張本

雄英皇太子之

長子也未幾卒 庚申琉球三佛齊入貢 是月始定

郊壇分獻儀舊制大祀分獻官太常寺先期請旨至是

上以大祀終獻畢始行分獻禮於義未協命宋濂詹同

等考定乃請以上初獻奠玉帛將畢分獻官卽行初獻

禮亞獻三獻亦如之遂爲定制又命學士樂韶鳳等奏

定祭祀駕還樂舞凡三十九章有酺酒色苑禽苑諸曲
皆寓規諫 十一月壬戌朔孝慈錄成先是九月貴妃
孫氏薨勅禮官定服制尙書牛諒等奏曰儀禮父在爲
母服期年若庶母則無服上曰父母之恩一也而低昂
若是未免不情乃勅學士宋濂等考定喪禮濂等乃廣
稽古人論服母喪者凡四十二人主三年者二十八人
主期年者十四人上曰三年之喪天下通喪今觀主三
年者倍于期服豈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爲定制
子爲母庶子爲其母皆斬衰三年適子衆子爲庶母皆
齊衰杖期時貴妃無子上命吳王櫛行慈母服斬衰三

年皇太子諸王皆齊衰杖期皇太子進曰禮惟士爲庶
母總大夫以上則無服陛下貴爲天子而令適長爲庶
母杖期非所以敬宗廟重繼體也不敢奉詔上大怒正
字桂彥良言于太子曰殿下當緣君父之情不宜執古
禮以虧大孝太子乃持衰服入謝上怒始釋至是命儒
臣輯喪禮五服之差命曰孝慈錄頒之天下著爲令

攷

明史本紀不載據潛菴史稿是月壬戌按五禮通攷引
洪武實錄云十一月壬戌朔孝慈錄成今從之並據明
史禮志增入

議喪制語

論曰自公羊有母以子貴之文而服問君之母非夫
人鄭注亦云時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是庶子

爲其所生卽周制已不能如古而不論父之存沒皆服齊衰三年亦自唐宋以來相沿不改惟自太祖易齊爲斬則竝慈母養母及婦之爲舅姑而皆改入斬服于是五服中無齊衰三年之服矣若夫適子衆子而使行庶母杖期之服以尊則不正以親則不體徒以貴妾之寵悍然不顧禮義而行之宜太祖之令之不行于太子也幸也不宜執古禮以虧大孝猶得桂彥良之微言正論以善全于骨肉之間若使太子而竟不奉詔則且以違父之命而得罪矣後之論者能毋咎太祖之陷太子于不孝乎庶母之總定自周公

二千餘年莫之或易卽明集禮之初頒者亦因之一旦牽于私愛不能正其名是則宋濂諸臣不得不受其過矣

辛未有事于圜丘 是月納克楚犯遼陽 高麗入貢請自後仍每歲一貢貢道由陸路經定遼無涉海之險上不許時高麗王顥爲其權相李仁任所殺顥無子以寵臣辛旽之子禍爲嗣于是仁任遂立禍 十二月戊戌召鄧愈湯和還 是歲淮安侯華雲龍填北平有言其據元托克托故宅僭用故元宮中物上命都督何文輝往代之召雲龍還未至京道卒上命宋濂撰碑鐫其

功過以示褒貶 先是學士承旨詹同致仕上以其時
方議大祀分獻禮復留之遂再起承旨未幾卒同以文
章結主知上嘗與論文章宜明白顯易通道術達時務
無取浮薄同所爲文多稱旨而操行耿介遇事規諷上
初卽位御下嚴峻中丞劉基曰古公卿有罪盤水加劍
請室自裁所以厲廉恥存國體也同時侍側因取大戴
記及賈誼疏以進復剴切言之上嘗與侍臣言聲色之
害甚于鴆毒不可不謹同因舉成湯不邇聲色垂裕後
昆以對其隨事納忠皆此類也 西番撒里輝和爾舊作
兒畏兀及阿難功德國皆以是年始入貢輝和爾爲唐吐

蕃屬地元時封其宗室卜因特穆爾爲甯王填之其地廣袤千里東近罕東北邇沙洲南接西番居無城郭以氊帳爲廬舍產多駝馬牛羊上卽位之三年遣使招諭西番遂及之卜因特穆爾使其府尉麻答爾等來朝貢鎧甲刀劍諸物上喜宴勞其使者乃分其地置阿端阿眞若先帖里四部尋請置安定阿端二衛從之乃封卜因特穆爾爲安定王以統之阿難功德國者亦西方番國也聞烏斯藏入貢而慕之亦遣其講主必尼西來朝詔賜文綺遣還後不復至

八年春正月辛未增祀功臣于鷄鳴山初上親定功臣

位次皆肖像于廟中其後兩廡各設牌一增祀戰沒之

指揮千戶衛所鎮撫等官書其姓氏官爵皆從祔祀之

例六年增入高茂等三十六人至是又增入華雲龍等

一百六人明年又增入余隆等一百三十人何文輝等

一百六人史稿云華雲龍等一百八人典彙則云華雲

龍李思齊等其文歸而卒庫庫之卒在八年則思齊之

卒亦當在六七年間又證之史稿言六年七月增入新

戰沒指揮高茂等三十八人六月益功七月增入

九年正月又增入余隆等一百三十人七月又增入

何文輝等一百六人今併前後增祀人數統入之

癸酉命有司察窮民無告者給之屋舍衣食諭中書省

臣曰朕昔在民間目擊鰥寡孤獨饑寒困苦之徒常自

獸生心爲惻然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初心亦於代天之工有所未盡卿等爲輔相宜體朕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不獲也

有山陽縣民父罪當杖而其子請代者上謂刑官曰父子之親天性也然不親不遜之徒親遭艱難有坐視而不顧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爲孝子屈法以勸勵天下其釋之 辛巳命鄧愈湯和等十三人分屯北平陝西河南 丁亥始詔天下立社學上以府州縣皆有學而鄉閭遠者未沾教化乃詔有司仿古家塾黨庠之制區之爲社延師儒以教子弟兼令讀御製頒行

諸書及新定律令 是月河決開封大黃堤詔河南行
省參政安然發民夫三萬塞之 翰林侍講學士宋濂
取上卽位以來有關政要者輯爲洪武聖政記凡七類
上之 二月甲午宥各處人民襍犯死罪以下者皆工
役終身其官吏犯私罪者輕則屯種重則工役皆謫鳳
陽 癸丑遣官享先農上躬耕藉田 召徐達李文忠
馮勝還令傅友德等留填北平 是月命刑部尙書劉
惟謙申明馬政諭曰馬政國之所重近命設太僕寺俾
畿內之民養馬恐所司收養失宜或擾害養馬之民皆
當告戒昔漢初一馬值百金天子不能具鈞駟及武帝

時衆庶街巷有馬阡陌成羣遂能北伐強胡威服戎狄
唐初纔得隋馬三千及張萬歲爲太僕至七十餘萬此
非官得其人馬政修舉邪其爲朕申明馬政嚴督有司
盡心芻牧務底蕃息違者罪之又一日因試將士諭之
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
步焉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于百步之內則弓無敗
折之患馭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焉
則馬力疲矣故善馭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
無蹶傷之失況攻戰之際馬功居多平原曠野馳騁上
下無不從志追奔克敵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調

養使其力乏則臨陳必至敗事無以成功因下令將士
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者罪之 三月辛酉詔始
行鈔法初上設寶源局于應天天下既定又令各行省
設寶泉局皆嚴私鑄之禁始令民有私鑄錢作廢銅送
官償以錢其後有司責民出銅民率毀器皿輸官頗以
爲苦而商賈沿元之舊習用鈔多不使用錢上乃稽宋
交會制及元之交鈔及中統至元寶鈔命中書省定鈔
法設寶鈔提舉司至是造大明寶鈔民間通行其等凡
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
鈔一貫準錢千文銀一兩四貫準黃金一兩禁民間不

得以金銀貨物交易違者罪之以金銀易鈔者聽于是
始罷寶源寶錢局尋復定稅課錢鈔兼收錢什三鈔什
七百文以下止用錢越二年復設寶泉局 甲申德慶

侯廖永忠坐事賜死初永忠覆韓林兒之舟于瓜步上
不悅及大封功臣諭諸將曰永忠戰番陽時忘軀拒敵
可謂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窺朕意邀封爵故止封侯
而不公及楊憲在中書省永忠與相比憲誅永忠以功
大得免至是坐僭用龍鳳諸不法事誅之後上追思勲
舊復封永忠子權嗣爲侯永忠勇而善謀行師有紀律
平廣東四川善撫綏降附民懷其德俱爲立祠

致興三編質實

云永忠之死明實錄諱之曰甲申德慶侯廖永忠卒上
賜遺之甚厚而甯王通鑑博論記丙午事云是年廖永
忠沈韓林兒于瓜步大明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又劉
辰國初事蹟王世貞史乘攷誤俱以爲永忠被誅夫林
兒僭號十二年明祖用其年號不無憑藉猶漢高之於
楚心光武之於更始也如永忠者其亦黥布謝祿之流
乎按林兒之卒詳元至正二十五年下

是月上命御史臺官選國子生分

教北方諭曰致治在于善俗善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
閭閻可使爲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于小人近北方
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多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
諸生年長德優者卿宜選取俾之分教北方庶使人知
務學人材可興于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
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上以舊韻出江左多失正

命學士樂韶鳳與廷臣叅攷中原雅音正之書成命曰

洪武正韻 夏四月辛卯上幸中都謁皇陵也車駕至

滁州遣官祭滁陽王廟甲辰至中都以營建郊廟成祭

告天地于圜丘乙巳仁祖忌日躬詣皇陵致祭是日遣

官祭開平王祠丙午遣官祭揚王廟辛亥仁皇后忌日

躬詣陵祭

丁巳上還京師

及是月是月上幸中都以下干支皆據典彙及潛菴史

稿

是月誠意伯劉基卒初基言甌括間有隙地曰談

洋南抵閩界爲鹺盜藪方氏所由亂請設巡檢司守之

奸民弗便也挾逃軍反吏匿不以聞會基致仕歸令長

子璉奏其事不先白中書省時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

事挾前憾使吏訐基謂談洋地有王氣基圖爲墓民弗
予則請立巡檢逐民上雖不罪基然頗爲所動遂奪基
祿基思入謝乃留京師不敢歸未幾惟庸相基大惑曰
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憂憤疾作惟庸覘上眷基衰乃
陽爲通好以正月挾醫來視基疾基飲其藥覺有物積
胃中如拳石間以白上上不省也前月基疾劇上親製
文賜之遣使護歸抵家踰一月卒基自負王佐才不用
于元遭際真人任以心膂自謂不世之遇故知無不言
遇急難勇氣奮發定計立談間人莫能測上亦雅重之
嘗曰伯溫吾之子房也有謂基有祕授善陰陽風角之

術上曰基數陳王道數以孔子之言導予豈有是邪所

爲文章氣昌而奇與宋濂竝爲一代宗

汲墨明史本紀系基卒于四月

丁巳下證之誠意伯集行狀薨于乙卯四月十六日是月庚寅朔十六日則乙巳也今系之是月之末不書日又基事見明史本傳惟飲胡惟庸醫藥覺有物積胃中如拳石狀下据紀事本末增入間以白上上不省語亦本之行狀中蓋文成之

免彰德大名臨洮平涼河州

眷哀故惟庸之毒行也

被災田租罷中都營建之役

五月己巳詔永嘉侯朱

亮祖偕傅友德鎮北平亮祖將舟師數百艘過濟甯會

臨清河水涸舟膠不得動時方克勤守濟甯亮祖趣具

五千人浚河不者以軍法論克勤不忍頓民歸禱于天

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師遂達役者得免民

以爲至誠所感云

攷異亮祖勅民夫清河克勤禱雨事明史本傳書于濟甯知府下證之本

紀亮祖鎮北平在五月己巳又證之方正學先府君行狀言八年春入朝三月重至官越五月被劾十月罷官謫江浦則是年禱雨正五六月間事也今因亮祖鎮北平竝記之

初鄧愈克河州招

納吐蕃諸部遂設河州衛指揮同知皆予世襲其知院僉事及千百戶之等皆使其酋長爲之于是番酋日至自設茶馬司許西番以馬互市馬之至者漸多而其所用之貨率與中土異鈔法既更番人不便馬至者少上患之是月遣中官趙成賚羅綺綾絹竝巴茶往河州市之馬漸集中官出使自此始上以翰林所撰圖上方上樂章文過藻麗命更製之是月皇太子攝祭地示于

方丘致異本紀不載此據典彙補入蓋太祖以四月幸中都恐祭時不及歸故有太子攝行之詔及四月丁巳歸不改前詔故仍使太子攝之典彙所記必有所據今從之六月壬寅貴州蠻

連結苗獠二千作亂平越安撫司乞兵往援上命指揮同知胡汝討平之是月高郵州水災免租六萬三百餘石仍振之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辛酉改建

太廟前正殿後寢殿皆有兩廡寢殿九間間一室奉藏神主如同堂異室之制壬戌命曹國公李文忠濟甯侯顧時往填山西北平召傅友德朱亮祖還戊辰京師地震北平按察司僉事呂本上言近制士大夫聞父母喪在外必待移文原籍審覈還報然後奔喪近者

彌月遠者半年自今官吏若遇親喪其家屬陳于官移文任所卽令奔赴然後覈實上深然之詔百官奔父母之喪者聞喪卽行不俟報 丁丑免應天太平甯國鎮

江及蘄黃諸府被災田租 八月己酉元庫庫特穆爾

卒庫庫自定西之敗走和林元嗣君仍任以政從徙金

山之北遂卒于哈喇諾海

舊作哈喇那海

之衙庭其妻毛氏亦

自經死庫庫自視師河南後上七致書不答旣出塞復遣人招諭亦不從最後李思齊降上使往招之始至待以禮尋使騎士送歸至塞下辭曰主帥有命請公留一物爲別思齊曰吾遠來無所齎騎士曰願得公一臂思

齊知不免斷與之還未幾卒上以是心敬庫庫一日大會諸將問今天下奇男子誰也皆對曰常遇春上笑曰遇春雖人傑吾得而臣之吾不能臣王保保其人奇男子也尋冊其妹爲秦王褻妃 丁巳太白晝見 九月戊辰上以雲南久不下議再遣使招諭梁王時吳雲出爲湖廣行省叅政召至語之曰今天下一家獨滇南不奉正朔殺我使臣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頓首請行會梁王遣其臣鐵知院等二十餘人使漠北爲大將軍所獲送京師上釋之令偕雲往旣入境鐵知院等謀曰吾輩奉使被執罪且死乃誘雲令詐爲元使改制書共紿

梁王雲不從知院等遂殺雲梁王聞之收雲骨送之于蜀殯于給孤寺其後雲子黻上其事于朝詔馳駟還葬與王禕竝祀京師額其祠曰二忠是月命皇太子及秦晉楚靖江四王講武中都學士宋濂從時上得輿圖濂梁古蹟一卷遣使賜太子題其外令濂詢訪隨處言之太子以示濂濂因厯厯舉陳隨事進說甚有規益濂傳太子先後十餘年凡一言動皆以禮法勸諷使歸于道至有關政教及前代興亡事必拱手曰當如是不當如彼皇太子每斂容嘉納言必稱師父云

發異宋濂侍皇太子至中

都證之濂傳在八年九月集中行狀同明史本紀系之十月壬子蓋以九月至十月講武也今據傳及行狀系

之九月
之未

冬十月丁亥詔舉富民素行端潔達時務者

是月開封府祥符杞陳留封邱蘭陽商水西華及睢

州淮安府鹽城水詔皆免其租 詔翰林考議陵寢朔

望節序祭祀禮學士樂韶鳳等言漢諸廟寢園有便殿

日祭于寢月祭于廟時祭于便殿後漢都洛陽以關西

諸陵遠但四時祀以特牲每西幸卽親詣歲正月郊祀

畢以次上洛陽諸陵唐園陵之制皇祖以上陵皆朔望

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臘社各一祭皇考陵加以薦新

宋每歲春秋仲月遣太常宗正卿朝諸陵我朝舊儀每

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遣官致祭祠以

太牢白塔二處遣中官祭祠以少牢今擬如舊儀增夏至日用太牢伏臘社及每月朔望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伏臘社朔望同日則用節禮制曰可夜異定陵寢祭祀及郊社宗廟行脫舄禮據明史禮志及樂韶鳳傳皆在是年典彙並系之十月其郊壇脫舄之儀據春明夢餘錄謂始于是年初京師行省皆設都衛指揮今分書于十一月下

使司節制方面至是詔改在京留守都衛爲留守衛指揮使司在外都衛爲都指揮使司凡都司十有三北平陝西山西浙江江西山東四川福建湖廣廣東廣西遼東河南又置行都司二甘州大同俱隸大都督府其後雲南平又增置雲南貴州二都司十一月丁丑有事

于園丘時學士樂韶鳳等奏定大祀登壇脫舄之儀謂古者以屨不上堂爲敬漢魏朝祭皆跣屨惟蕭何劔履上殿以爲異數宋南郊皇帝至南階脫舄升壇入廟脫舄升殿所以崇敬也今議于郊祀廟享前期一日有司以席藉地設御幕于壇東南門外設執事官脫履之次于壇門外西階側祭日大駕入幕次脫舄始升壇殿行禮分獻陪祀官皆脫舄于外協律郎樂舞生皆跣屨上以其援據故實詔始行之 十二月戊子京師地震癸巳元納克楚犯遼東初上聞黃儔被殺知納克楚仍將內犯勅都指揮葉旺馬雲等預爲之備至是果悉衆

寇邊見守禦嚴不敢攻越蓋州至金州時金州城守未完指揮韋富王勝等督士卒分守諸門納克楚之驍將鼐喇呼舊作乃刺吾帥精騎數百挑戰城下中伏弩仆爲我軍所獲敵大沮富等縱兵擊之敵引退不敢出故道從蓋城南十里沿柞河遁旺等先以兵扼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緣河壘冰爲牆沃以水經宿凝洹如城市釘板沙中旁設阮穽伏兵以伺雲及指揮周鶚吳立等建大旗城中嚴兵不動寂若無人已寇至城南伏四起兩山旌旗蔽空矢石雨下納克楚倉皇趨連雲島遇冰城旁走悉陷于穽遂大潰雲等自城中出合兵追

擊至將軍山畢嚕河

舊作必栗

斬獲及凍死者無數乘勝追

至豬兒峪納克楚僅以身免事聞進葉旺馬雲俱爲大

都督僉事

甲寅遣使振蘇州湖州嘉興松江常州太

平甯國杭州水災

是月陝州人有獻天書者上命斬

之上諭御史臺曰比設糧長令其收民租以總輸納

無有司之擾于民甚便自今糧長有襍犯死罪及流徙

者止杖之免其輸作使仍掌稅糧御史臺臣言自今糧

長有犯許納銅贖罪制可

明通鑑卷六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六

起柔兆執徐盡屠維協洽凡四年

太祖高皇帝

洪武九年春正月甲戌上以元將巴延特穆爾

舊作伯顏帖木

兒爲邊患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潁川侯傅友德

副之帥都督僉事藍玉王弼中書右丞丁玉等備邊延

安諭和等曰自古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今延安地控西

北與北鹵接境其人聚散無常待其入寇而後逐之民

必受害朕勅邊將嚴爲之備誠恐久而懈情爲彼所乘

卿等率衆以往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 是月冊魏國公徐達女爲燕王棣妃 上御便殿太子諸王侍顧謂之曰汝等聞進德修業之道乎藻率襍佩身之容也恭遜溫良德之容也古之君子德充于內而著于外故器識高明而善道日臻惡行不見而邪僻益遠已德旣修自然足以服人賢者彙進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進業則天下國家未有不治易此者鮮不取敗夫貨財聲色爲戕德之斧斤讒佞諂諛乃妨賢之荆棘所當拒之如虎狼畏之如蛇虺苟溺于嗜好鮮不爲其所陷矣 二月乙巳太白晝見至己酉凡五

日既黑太白畫見五日干支諸書互異明史天文志丁巳至己酉按五日則當云丁巳至辛酉此有誤字惟重修三編目云自乙巳至于己酉三編明史多据實錄然則明史天文志丁字爲乙字之誤也潛菴史稿云辛丑太白畫見五日則自丁酉至辛丑也今從三編三月壬申太白復見己

卯詔曰比年西征燉煌北伐沙漠軍需甲仗皆資山陝又以秦晉二府宮殿之役重困吾民平定以來閭閻未息國都始建土木屢興畿輔旣極煩勞外郡疲于轉運今蓄儲有餘其淮揚安徽池五府及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浙江北平湖廣今年租賦悉免之是月湯和等至延安元巴延特穆爾遣人請降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邊備之敕諭友德曰無事請降兵法

所戒爾其慎之

以和尼齊

舊作火
係赤

爲翰林蒙古編修

更其姓名曰霍莊

夏四月庚戌京師自去年八月不

雨至是日始雨

五月癸酉自前月庚戌雨至是日始

霽

是月晉王妃謝氏薨上始命學士宋濂等考定王

妃喪服之制濂等議皇帝素服入喪次十五舉音百官

奉慰皇帝出次釋服服常服制曰可

國朝晉王妃謝氏
薨詔宋濂等考定

服制語見明史禮志在
洪武九年五月今據之

詔中書省作親王宮室毋得

過節省臣奏親王宮飾朱紅室飾大青綠上曰惟儉養

德惟侈蕩心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興阿房西苑秦

隋以亡諸子年方及冠去朕左右豈可靡麗蕩心 六

月甲午改行中書省爲承宣布政使司凡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悉罷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設布政使一員秩從二品置左右叅政各一員秩從三品其後又增置左右叅議初設布政以王興宗爲河南布政使吳印爲山東布政使興宗從上克嬖州命知金華縣事以治行聞累遷懷慶蘇州知府遇上計至京師上以事詰諸郡守至興宗獨曰是守公勤不貪不須問至是以擢布政陞辭上曰久不見爾老矣我須亦白宴而遣之印以僧被上寵遇欲驟貴之故有是擢會因星變求言上手詔褒印謂

其面陳至計披露肝膽印以是益自恃時張孟兼爲山東副使獨易之印謁孟兼由中門入孟兼杖守門卒又以它事與相柱上先入印言逮咎孟兼孟兼憤捕爲印書奏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上大怒曰豎儒與我抗邪械至闕下遂坐誅 辛丑召李文忠還 是月進

宋濂學士承旨知制誥兼贊善如故未幾又官其子璉爲中書舍人孫慎爲儀禮序班上數試璉與慎竝教誠之笑語濂曰卿爲朕教太子諸王朕亦教卿子孫矣濂行步艱上必命璉慎扶掖之祖孫父子共官內廷時以爲榮

璉進承旨据本傳在是年證之文憲集中行狀則六月也官其子孫据行狀在授承旨之後但

書是年某月今彙
記于進官之下

時莒州日照知縣馬亮考滿以長

于督運山西汾州平遙主簿成樂能恢辦商稅皆注上
考上曰令佐之職在撫安百姓豈以督趣恢辦爲能邪
官司之考非是命吏部移文訊責 秋七月癸丑朔日
有食之 是月蠲蘇松嘉湖水災田租凡二十九萬九
千四百餘石又免永平縣旱災田租仍振之 元巴延
特穆爾果乘間犯邊傅友德設伏大敗之俘其衆獲馬
畜輜重無算于是元平章烏林特舊作兀納反執巴延以降
以韓國公李善長子祺爲駙馬都尉尙上長女臨安
公主始命禮官定公主下嫁之儀先期告奉先殿下嫁

前二日遣使冊公主其拜舅姑及公主駙馬相向拜皆如家人禮 八月己酉遣官省歷代帝王陵寢禁芻牧

置守陵戶忠臣烈士祠令有司以時葺治又分遣國子

生修嶽鎮海瀆祠

是月西番多爾濟巴

舊作朶兒只班寇罕

東河州衛指揮甯正擊走之先是多爾濟巴率部落內

附上授熊鼎爲岐甯衛經歷鼎至知寇僞降密疏論之

上遣使慰勞復遣中使趙成召鼎還鼎旣行寇果叛脅

鼎北還鼎責以大義罵之遂與趙成及知事杜寅俱被

殺上聞悼惜命葬之黃羊川立祠祀之鼎臨川人以鄧

愈鎮江西薦其才上欲官之以親老辭乃留愈幕府贊

軍事母喪既除累官至浙江按察司僉事分部台溫有政聲調山東僉事奏罷不職有司數十輩列郡肅清尋進副使徙晉王府右傅坐累左遷復授王府叅軍召爲刑部主事未至改授是職上聞多爾濟巴之叛復趣鼎還卒以不屈死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本紀書西番叛于是月不著死難之人證之忠義傳是時熊鼎爲岐

甯衛經歷與中官趙成知事杜寅皆遇害三編亦于去年趙成出使河州下書云成後爲西番多爾濟巴所殺與鼎傳合今據明史忠義傳增入

九月中書省奏福建叅政魏鑑瞿

莊笞奸吏至死上賜璽書勞之曰君之馭臣以禮臣之馭吏以法吏詐則政蠹政蠹則民病朕嘗著令凡吏卒違法繩之以死奈何有司貪縱爲下人所持任其縱橫

莫敢誰何以致民多受害今兩叅政能寅奸吏于極刑所謂唯仁人能惡人也朕實嘉之是月皇次孫允炆

生攷異諸書有系之八年九月者今據憲章錄及建文朝野彙編閏月庚寅以災異

詔求直言先是六月有客星大如彈丸白色止天倉經

外屏卷舌入紫薇垣掃文昌指內厨入于張凡四十餘

日乃沒又前月上遣使往諭北平大將軍達曰今年七

月火星犯上將此月金星又犯之占有奸人刺客在左

右宜慎備之至是欽天監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上以

上天垂象益勵修省故有是詔攷異明史本紀書以災異求直言災異即五星

紊度日月相刑史于日月五星之變自日食外皆不入紀中故但以災異書也三編求直言目云以五星紊度

日月相刑故有是詔質實云按洪武實錄是年二月歲星逆行入太微三月熒惑犯井四月犯鬼五月太白犯畢井有客星大如彈丸白色止天倉越數日蓋有光入紫薇垣掃文昌尋入于張自六月戊子至七月乙亥凡四十八日乃減按此皆五星素度之事孫氏二申野錄亦記此二事今六月以後悉据明史天文志書之而是年九月太祖諭大將軍有七月火星犯上將是月金星又犯之之語皆星變也今竝系之閏月求言下

冬十月己未新建太廟成定同堂異室之制仍以四孟及歲除凡五享孟春擇上旬日三孟用朔日及歲除皆合享自是始罷特祭又定親王配享在東廡功臣配享在西廡 丙子命秦晉燕吳楚齊諸王治兵中都 十一月辛巳朔上與侍臣論女寵寺人外戚權臣藩鎮四裔之禍曰木必蠹而后風入之體必虛而后病乘之國

家之事亦猶是已漢亡于外戚奄寺唐亡于藩鎮戎狄然制之有道貴賤有體恩不掩義女寵之禍何自而生不牽私愛苟犯政典裁以至公外戚之禍何由而作奄寺職在使令不假兵柄則無寺人之禍上下相維大小相制防壅蔽謹威福則無權臣之患藩鎮之設本以衛民財歸有司兵待符調豈有跋扈之虞至于禦四裔則修武備謹邊防來則禦之去不竄追豈有侵暴之憂凡此數事常欲著書使後世子孫以時觀省亦社稷無窮之利也 壬午有事于圜丘 戊子徙山西及真定民無產者田鳳陽 是月平遙縣訓導葉伯巨應詔上書

伯巨字居升甯海人聞詔語人曰今天下有三事其二
者易見而患遲一者難知而患速此三者積于吾心久
矣雖不求猶將言之況明詔乎乃上書曰臣觀當今之
事太過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急也先
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所以強幹弱枝遏亂源而
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諸王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
之弊而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
宮室亞于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
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
者緣間而起防之無及矣議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

地雖廣立法雖侈豈有抗衡之理然獨不觀于漢晉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遂成劉石之患無他分封踰制之過也昔賈誼勸漢文帝盡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向使文帝早從誼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陛下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減其衛兵限其疆域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世爲屏藩與國同休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消天變而安宗社莫先于此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任德而專任刑者

何者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固欲其竝生非欲其卽死不
幸而有犯法者乃不得已而授之以刑耳議者曰宋元
以姑息亡國今欲懲其敝故制不宥之刑使人知懼而
莫測也臣謂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
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五刑之用出于
大公近見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趨求
意旨務爲深刻之律不聞平恕之條臣以爲必有罪疑
惟輕之意而后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也古之爲士者以
登進爲榮今之爲士者以溷跡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
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錐楚爲尋常之

辱其始也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摭務無遺佚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至除官多以貌選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一有差跌苟免誅僂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爲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爲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然數年以來誅殺不少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議賢議能之法廢人不自厲而爲善者怠也夫廉如夷齊智如夏平少戾于法則苛其短而盡棄其長無怪廉耻道喪一日爲官無不爭事掊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比比而然豈非用刑太煩之所致乎周自文武至于成康漢自高帝至于文景所謂王者之作必世而

後仁爲治之方誠無取乎過驟也今天下大定法令修明可謂治矣而陛下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知適從臣愚以爲天下之趨于治猶堅冰之泮也冰之泮必太陽之以漸而後融釋聖人之治天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亦猶是耳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于守令知所務風憲知所重而尤莫先于朝廷知所尙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爲急至于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嘗巡行點視于是興廢之實上下視爲具

文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而禮義廉恥掃地矣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德化察善惡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爲要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末節而不暇舉但知去一賊吏決一獄囚便謂稱職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乃治之大者此守令風憲不審輕重之失也今陛下急于求賢令天下諸生考于禮部升于太學厯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厯代舉選之陋上法成周然而升于太學者或未數月而遽選之入官委以民社臣恐其未諳時務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

今數之在者有幾此臣所謂求治太急之過也書上上
大怒曰小子間吾骨肉速逮來吾手射之既至省臣乘
上怒稍懈奏下刑部卒瘐死獄中當伯巨上書時諸王
止建藩號未曾裂土有謂其言之過激者其後靖難師
起乃服伯巨爲先見云明鑑三編俱系之十一月
蓋掘洪武實錄也今從之十二月甲寅振畿內浙江
湖北水災己卯命都督同知沐英乘傳詣關陝抵熙
河問民疾苦有不便者更置以聞是月遣送故元臣
蔡子英出塞子英永甯人元至正中進士察罕開府河
南辟叅軍事累遷至行省叅政元亡從庫庫走定西庫

庫既敗子英單騎走關中亡入南山上聞其名使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變姓名賃舂久之復被獲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和怒焚火焚其須不動其妻適在洛請與相見子英不許至京上命脫械以禮遇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曰陛下乘時應運削平羣雄薄海內外莫不賓貢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者見獲復得脫亡七年之久重煩有司追跡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之節不降天誅反賜之冠服酒饌授以官爵陛下之量包乎天地矣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犬馬但名義所存不敢輒渝初志自惟身

本韋布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馬食肉十有五年
愧無尺寸以報國士之遇及國家破亡又復失節何面
目見天下士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陛下創業垂
統方挈持大經大法垂示子孫臣民奈何欲以無禮義
廉恥之俘囚廁諸維新之朝賢士大夫之列哉臣自咎
往日之不死至于今日分宜自裁陛下待臣以恩禮臣
固不敢賣死立名亦不敢偷生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
之志禁錮海南畢其餘命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昔王
蠋閉戶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榮利而樂死
亡誠以義之所在雖湯鑊不敢避也渺焉之軀上愧古

人死有餘恨惟陛下裁察上覽其書益重之館之儀曹
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其故曰無它思舊君耳上知不
可奪命有司送之漠北令從其故主于和林 是歲上
以星變求言一時應詔言事者葉伯巨外曰曾秉正曰
茹太素曰鄭士利秉正南昌人爲海州學正上書其畧
曰古之聖君不以天無災異爲喜惟以祗懼天譴爲心
陛下聖神文武統一天下天之付與可謂至矣兵動二
十餘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于太平亦已久矣民之思
治亦已切矣創業與守成之政大氏不同開創之初則
行富國強兵之術用趨事赴功之人大統旣立邦勢已

固則普天之下水土所生人力所成皆邦家倉庫之積
乳哺之童垂白之叟皆邦家休養之人不患不富庶惟
保成業于永久爲難耳于此之時則宜盡革向者之所
爲何者足應天心何者足慰民望感應之理其效甚速
又言天既有警變不虛生因極論大易春秋之旨上覽
而嘉之同時刑部主事茹太素亦陳時務累萬言上厭
其繁瀆命杖之次夕復于宮中令人朗誦得其可行者
四事慨然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朕求直言欲其切于情
事而文詞太多便至熒聽太素所陳五百餘言可盡耳
因令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上自序其首頒示中

外踰年遂與秉正先後同出爲叅政當伯巨等諸人之
言事也適考校天下錢穀冊書而空印之獄起空印者
先署印而後書者也有司相沿莫之正上以爲欺罔一
時主印吏及署守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凡數百人而
士利兄士元亦以河南時空印入逮中時上方盛怒丞
相御史亦知空印無它奸莫敢諫士利獨嘆曰上不知
以空印爲大罪誠得人言之宜有悟會星變士利欲應
詔而詔中有假公言私之禁度其兄非主印者得杖當
出旣出土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于空印事獨詳
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

虐民耳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書冊乃合兩縫印
非一印一紙比縱得之亦不能行況不可得乎錢穀之
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懸決至部乃定省府去部
遠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冊成而后用印往返非
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久何
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
其故犯也自立國至今未聞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莫
知其罪今一旦誅之何以使受誅者無詞朝廷求賢士
置庶位得之甚難位至郡守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
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

罪之事而壞足用之材乎臣竊爲陛下惜之書成閉門
逆旅泣數日兄子問以所苦答曰吾有書欲上觸天子
怒必受禍然殺我生數百人復何恨遂入奏上覽書大
怒下丞相御史雜問究使者士利笑曰顧吾言足用否
耳吾業爲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爲我謀獄具與其兄
士元皆輸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士利亦甯海人
與方克勤葉伯巨皆同里克勤守濟甯考績得最八年
春入覲宴勞遣還越五月以屬吏程貢不職被笞挾嫌
訟其事上遣御史按問而御史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
乃摘克勤以私用倉中炭葦事坐罪謫江浦踰年當釋

歸而空印事起克勤復逮繫以是年九月卒卒後而士

利復以論空印得罪時又有給事中莆田方徵者亦以

論空印事謫沁陽驛丞云中竝及曾秉正茹太素上書注

事而漏去鄭士利重修三編始增入之今按明史太素

傳太素是時爲主事其上書似在詔求直言之前史因

有太祖杖太素而嘉秉正之語故牽連記之若士利上

書則正在星變求言之後又值起空印之獄時也證之

遜志齋集先府君行狀克勤以八年被謫踰年釋歸又

以空印事被逮九年九月卒于京師然則克勤之死正

在下詔求直言之時空印爲洪武九年一大獄而明史

本紀及史稿皆遺之重修三編補入鄭士利一段蓋士

利所論于空印事獨詳也今竝系之是歲之下竝系明

史士利傳書之又按潛菴史稿但書曾秉正上書于

閏月明書則但書茹太

素上書事今竝入之

國子博士趙倅致仕御史臺

言倅以詩經教成均四年其弟子多爲方岳重臣及持

節各部者乃賜翰林院待詔歸宋濂率同官諸生千餘人送之

十年春正月詔中書省定奏對式初上覽茹太素等奏書繁冗頗厭之以問廷臣或指其書曰此大不敬此誹謗非法獨承旨宋濂對曰彼盡忠于陛下耳陛下方開言路惡可深罪既而上覽其書有足采者召廷臣詰責因呼濂字曰微景濂幾誤罪言者先是濂以年老請致仕許之上嘗廷譽濂曰朕聞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謂一人之短始終不二非止君子抑可謂賢矣每燕見必設坐

命茶旦則侍膳往復咨詢常夜分乃罷濂不能飲上嘗
強之至三觴行不成步上大懽樂御製楚詞一章命詞
臣賦醉學士詩以娛之至是請歸乙酉陛辭上問濂年
幾何曰六十有八上賜御製文集及綺帛謂濂曰藏此
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可也竝令每歲一來朝頤異文憲致仕
告歸三編系之正月證之潛菴史稿則正月乙酉也然
此乃據其告歸之日月若其致仕則文憲行狀系之九
年十一月有致政之語故諸書多系文憲告歸于九年
之冬蓋據行狀也又據狀言二月歸金華方正學祭文
亦言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則史稿系之正月乙酉者得
之至所謂事朕十九年者當爲九年語蓋文憲以至正
十八年太祖克金華來見推至洪武九年正十九年也
若所云六十八歲者則十年告歸時語蓋文憲卒于洪
武十四年七十二是告歸時
正六十八也今竝系之正月下

上將遣秦晉燕王之

國辛卯詔以御前羽林等軍益三府護衛 是月諭中書省臣凡職官聽選者早予銓注勿使資用乏絕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 工部承差張致中上書言三事一慎擇監察御史二京師及各府州縣設常平倉以時斂放三北方開墾曠土令農民自實畝數以定稅糧守令不得任里甲虛增額數上飭戶部采行之竝擢致中宛平知縣 二月丁卯詔免見任官繇役著爲令 己巳遣御史吉昌等十三人分巡天下 是月遣官享先農始命應天府官帥農民耆老陪祀 三月上與羣臣論天與七政之行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上曰天左旋

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
五星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
象二十有三年矣嘗于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
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
由此觀之日月五星右旋今但墨守蔡氏左旋之說豈
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死異論七政事明史厯志在
十年三月諸書不載今據之

是春振蘇松嘉湖水災戶米一石凡十三萬一千二百
餘戶 夏四月己酉命鄧愈爲征西將軍沐英副之討
吐蕃也初西域烏斯藏入貢詔設朶甘烏斯藏二衛其
後屢遣使來輒爲吐蕃所邀阻九年之冬烏斯藏使者

以侵掠告于是命愈等分兵爲三道窮追至崑崙山俘
斬萬計留兵戍諸要害而還 是月振太平甯國及宜
興錢唐諸縣水災 五月庚子命韓國公李善長曹國
公李文忠總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議軍國重事初
善長罷相踰年病愈命董建中都宮殿及徙富民田濠
州經理凡數年七年上擢善長弟存義爲太僕丞及其
弟子皆授以官越二年善長子祺復尙臨安公主寵遇
更隆于是御史大夫汪廣洋陳甯劾善長狎寵自恣陛
下病不視朝幾及旬不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宣
至殿前又不引罪大不敬坐削歲祿千八百石至是上

復委以軍國重事尋又令督園丘工時以爲善長黨于丞相胡惟庸云 癸卯振湖廣黃州常德武昌三府及岳州沔陽二州水災戶給鈔一定丙午上諭中書省曰朕聞荆蘄水災寢食不安乃戶部主事趙乾不念民艱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振濟民之死

者多矣夫民饑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咎將誰諉命誅之以爲不恤民者戒 是月召濰州知州吳履還履蘭谿人李文忠鎮浙東聘爲郡學正久之薦于朝授南康丞遷安化知縣有政聲遷濰州知州山東兵嘗以牛羊代秋稅履與民計

曰牛羊有死瘠患不若輸粟便它日上官令民送牛羊之陝西他縣民多破家濰民獨完至是改濰州爲縣召之還濰民皆涕泣送上方欲用之尋乞骸骨歸濰州知州吳履還典彙系之是年證之明史本傳履爲濰州知州尋以濰州改縣召履還證之地理志濰州改縣在洪武十年之五月今據之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政事上

卽日斥遣歸命終身不齒諭諸臣曰此輩日在左右其小忠小信足以固結君心及其久也假竊威權以干政事遂至于不可抑自古以此階亂者多矣今立法不許寺人干預朝政決去之所以懲將來也 六月丁巳詔臣民言事者實封達御前丙寅命羣臣大小政事先啟

皇太子裁決上聞上諭皇太子曰自古創業之君厯涉
勤勞達人情周物理故處事成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
若非平昔練達鮮不謬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羣臣聽斷
諸司啟事以練習國政惟仁則不失于躁暴惟明則不
惑于邪佞惟勤則不昵于安佚惟斷則不率于文法凡
此皆心爲權度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惟恐處事
少有不當以負上天付託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爾
所親見若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也又時令儒臣爲太
子講大學衍義 秋七月甲申置通政使司正使一人
秩三品左右通政各一人正四品左右叅議各一人正

五品掌受京外章奏于早朝彙達御前徑自封奏者參駁午朝引奏臣民言事者有機密報不時以聞諭曰政如水焉欲其常通故以通政名官尋召陝西叅政曾秉正爲通政使未幾以忤旨罷

政異置通政司据明史茹太素傳言初置通政召陝

西叅政曾秉正爲之今据系于置通政下

是月始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

諭之曰近日山東王基不務正論乃用財利之說以惑朕聽今命汝等出巡事有當言者須以實論列勿事虛文凡治以安民爲本民安則國安汝等當詢民疾苦廉察風俗申明教化惟知據法守正慎勿沽譽要名朕深居九重所賴以宣德意通下情者惟在爾等其各慎之

自監察御史之設也一時以敢言著者首推山陰韓
宜可是時丞相胡惟庸方用事陳甯涂節等附之皆有
寵于上嘗侍坐從容燕語宜可直前出懷中彈文劾三
人險惡似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
擅作威福乞斬其首以謝天下上怒曰快口御史敢排
陷大臣邪命下錦衣衛獄尋釋之同時又有山陰周觀
政以九江教授擢監察御史嘗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
樂入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政執不聽中使愠而入
有頃出報曰御史且休女樂已罷不用觀政又拒曰必
面奉詔已而上親出宮謂之曰宮中音樂廢缺欲使內

家肄習耳朕已悔之御史言是也左右無不驚異 八月庚戌改建大祀殿于南郊始合祀天地也初上用儒臣分祭議建圜丘方丘爲二壇其後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分祭天地情有未安欲舉合祀之典乃命卽圜丘舊址爲壇而以屋覆之命曰大祀殿 癸丑上又以社稷分祭配祀未當下禮官議時張籌以禮部員外郎驟擢尙書奏請合社稷爲一壇行合祭禮罷句龍棄配位奉仁祖配饗以明祖社尊而親之之義上從其言乃合社稷同壇改建于午門之右初社稷列中祀自奉仁祖配乃升上祀籌在禮曹久諳歷代禮文沿革

然頗善傳會一時迎合上意輕變舊章識者非之

明史

本紀但書八月建大祀殿潛菴史稿竝記改建社稷壇事是也今按合祀天地出自太祖之意而社稷同壇則張籌希旨所奏紀事本末一系之庚戌一系之癸丑今從之並据明史籌傳增入

是月選武

臣子弟讀書國子監上念武臣子弟鮮知問學命大都

督府選入國學其在鳳陽者卽肄業于中都 罷宏文

館 九月丙申振紹興金華衢州水災 辛丑以胡惟

庸爲左丞相汪廣洋爲右丞相惟庸獨相數歲生殺黜

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封事必先取閱有不便已

者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職者爭走

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廣洋雖竝相浮沈

充位而已上數誠諭之 冬十月戊午封沐英爲西平侯英年少明敏在都督府機務繁積剖決如流皇后數稱其才上亦器重之至是論平吐蕃功始錫封予以世券 辛酉賜百官公田 十一月癸未衛國公鄧愈征吐蕃還行至壽春卒愈爲人簡重慎密不憚危苦軍令嚴善撫降附所至招徠威惠甚著上念其盡瘁馳驅功高齡促追封甯河王賜謚武順 丁亥冬至以大祀殿工未成始合祀天地于奉天殿上親製祝文大意謂人君事天地猶父母不宜異處遂令每歲合祀于孟春爲永制 是月免河南陝西廣東湖廣被災田租 四川

威茂土酋董貼里叛詔以御史大夫丁玉爲平羌將軍
討之至威州貼里請降承制設威州千戶所 十二月
乙巳朔日有食之 丁未錄故功臣子孫五百餘人授
官有差 是歲外蕃來貢惟高麗使五至皆卻之初高
麗王顓死禍襲位遣使來告哀上知顓實被弑遣使往
祭弔以覘之是年春又使來請王顓謚號上曰顓被弑
已久今始請謚將假吾朝命填撫其民以掩其弑逆之
跡不可許其年夏復遣周誼貢馬及方物冬又遣使賀
明年正旦上曰王顓被弑奸臣竊命春秋之義亂賊必
討夫又何言第前後使者皆稱嗣王所遣莫明其實命

悉卻其貢仍勅中書省遣人往觀其所爲且詰其嗣王
何人政令何在以知彼中虛實 自八年改建大內宮
殿是年告成闕門曰午門午門之內曰奉天門內爲奉
天殿左曰文樓右曰武樓奉天殿之後曰華蓋殿又其
後曰謹身殿殿後則乾清宮之正門也奉天門外兩廡
間有門左曰左順右曰右順左順門外有殿曰文華爲
東宮視事之所右順門外有殿曰武英爲皇帝齋戒時
所居制度如舊規模益宏

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封皇子椿爲蜀王柏湘王桂豫
王模漢王植衛王改封吳王櫛爲周王罷杭州護衛

己卯進封湯和信國公。是月徵天下布政使及知府來朝。上謂廷臣曰：布政使卽古方伯之職，知府卽古刺史之職。所以承流宣化，撫安吾民者也。然得人則治，否則瘝官尸位，病吾民多矣。朕今令之來朝，使識朝廷治體，以儆其玩愒之心。且以詢察言行，攷其治績，以覘其能否。苟治效有成，天下何憂不治？以寶鈔司提舉費震爲戶部侍郎，禮部員外郎朱夢炎爲本部侍郎。兵部郎中陳銘爲吏部尙書。上諭吏部曰：朝廷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資格者爲常流，設耳若有賢才，豈拘常例一時超擢者九十五人。尋進震尙書。

按不拘資格之語見明史費震傳

中系之洪武十一年孫氏春明夢餘錄並引張江陵集在是年正月證之潛菴史稿震進尙書在四月

上又諭吏部曰披沙將以求金掘井在于獲泉薦士期于得賢今薦舉之士名實不副視爲具文豈昧于識人邪抑賢才之果難得也其令有司悉心詢訪務求真才以禮敦遣 二月四川茂州蠻作亂指揮胡淵等討平之初茂州土酋楊者七來貢命權知州事會四川都司遣兵修灌縣橋梁至陶關汶川土酋孟道貴等集部落邀阻關道淵與童勝分兵二道擊之一由石泉一由灌口由灌口者進次陶關蠻衆伏兩山間投石崖下兵不得進適汶川土官來降得其間道大破之其由石泉者

亦敗其衆兩軍遂會于茂州者七迎降承制置茂州衛
仍以者七領其衆留指揮楚華將兵三千守之 三月
壬午命奏事毋關白中書省上于是始疑胡惟庸等
始命秦王棧晉王桐之國上賜秦王璽書曰關內之民
自元氏失政不勝其敝今吾定天下又有轉輸之勞民
未休息爾之國若宮室已完其不急之務悉已之晉王
就藩太原中道笞膳夫上馳諭曰吾帥羣英平禍亂不
爲姑息獨膳夫徐興祖事吾二十三年未嘗折辱怨不
在大小子識之時吳王已改封河南命與燕楚齊王同
駐鳳陽俟命定制諸王之國皆令詣辭皇陵而后行

是月各官朝覲來京師者上命吏部課其殿最分爲三等稱職無過者爲上賜坐宴有過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不稱職者爲下不預宴序立于門宴畢始退朝覲考察自此始

夏四月元嗣君阿裕實哩達喇殂子

特古斯特穆爾嗣

舊作脫古思帖木兒

時元丞相魯爾

舊作哈刺

章曼濟等

舊作蠻子

寇塞下

攷興摺明史本紀三編元嗣君殂在四月紀事本末系之五月

今從本紀

江陰侯吳良督田鳳陽上命修葺皇陵至是成

詔曰皇堂新造予時秉鑑窺形但見蒼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竊恐前此碑記出自儒臣粉飾之文不足以爲後世子孫戒特述艱難以明昌運乃自制碑文命良

督工刻之效墨重建皇陵碑明史不載事具郎氏七年修
夏四月命江陰侯吳良督工部造皇堂予時秉鑑窺形
但見若顏皓首忽思往日之艱辛況皇陵碑記皆儒臣
粉飾之文不足以爲後世子孫之戒特述艱難以明昌
運俾世代見之其碑詞則通體皆用陽韻此重建皇陵
碑之本末也徐氏典彙云十一年四月上又以以前建
皇陵碑恐代草者有文飾復親製文命江陰侯吳良督
工刻之秦氏五禮通攷亦引其文此卽本太祖自序之
意也諡之良傳良是時督田于鳳陽故太祖就命之迨
十二年命良建齊王府于青州十四年良卒于青州掘
此則七修類稿十六年之六字誤也蓋十六年所建乃
滁陽王廟碑郎氏誤記年月或誤寫一字爲六耳
今據典彙所系年月而記其重建序語之大略云 五

月丁酉存問蘇松嘉湖被水災民戶賜米一石蠲逋賦
六十五萬有奇先是戶部以蘇州逋賦太多請諭官吏
上不許曰逮其官必責之于民民傾貲輸官困將益甚

至是命悉免之 六月壬子遣使祭故元嗣君 己巳
五開蠻吳面兒作亂殺靖州衛指揮過興詔以辰州衛
指揮楊仲名爲總兵官討之 秋七月丁丑振平陽饑
是月蘇松台揚四府海溢人多溺死詔遣官存恤

八月免應天太平鎮江甯國廣德諸府州秋糧 九月

丙申追封劉繼祖爲義惠侯 冬十月丙辰河決蘭陽

甲子大祀殿成 西番諸蠻數爲邊患十一月庚午

授西平侯沐英爲征西將軍帥都督藍玉王弼等討之

是月楊仲名討平五開蠻吳面兒遁上初遣內臣吳
誠觀軍至是又遣尙履奉御呂玉視提上嘗語侍臣曰

朕讀唐書至魚朝恩爲觀軍容使未嘗不嘆此曹掌兵
遂恣肆至此然代宗苟一旦去之如孤雛腐鼠亦有何
難惟在斷與不斷耳漢唐宦官之禍朕深鑒之故此輩
左右服役之外其重者傳命四方而已然是役也兩遣
內臣出使宦官之預兵事自此始 大同白羊鎮巡檢
張文煥遇元兵于焦山戰沒其妻聞之同日死一子貧
寒十指俱墮上命取至京師月給米一石終其身 十
二尸上以佛經遺佚命僧宗泐偕其徒使西域求之凡
三年而還 國子助教貝瓊致仕卒瓊與清江張美和
聶鉉齊名時稱成均三助云

國興事見明史宋訥傳中

是歲有彭

亨曰花等國始來貢彭亨在暹羅之西百花居西南海中皆西南洋之小國也詔皆宴勞其使而遣之

十二年春正月己卯始合祀天地于南郊上自制大祀文竝迎神以下九章之樂 甲申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等叛據納麟七站之地時沐英討西番敗之于土門峽降其萬戶乞迭迦等上乃命英移師平洮州 初四川松州蠻叛詔平羌將軍丁玉移師討之丙申玉平松州請置軍衛上勅玉曰松潘僻在萬山接西戎之境今克松州則將進取潘州擇其險要而守之則威茂不窮兵而自服于是始并潘州于松州置松州衛指揮使

司遣甯州衛指揮高顯城其地 二月戊戌命曹國公

李文忠督理河岷臨鞏軍事與沐英討番寇英至洮州
舊城三副使遁去追擊大破之斬其酋長阿昌失納等
遂于東籠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請事宜上命
置洮州衛文忠言官軍守洮州餉艱民勞上遣人勞師
諭之曰洮州西控羌戎東蔽湟隴漢唐以來備邊要地
今棄不守諸番將復爲邊患惜小費而忘大虞豈良策
邪所獲牛羊分給將士亦足充兩年軍食其如敕行之
及墨按遣沐英討西番在去年至是年二月始命李文
忠督理軍事文忠之去以二月還以七月英再破西番
禽其三副使在九月則文忠已還也三
編及明史英傳皆牽連竝記今分書之

乙巳詔曰今

春雨雪經旬天下貧民困于饑寒者所在多有其令有司給以鈔又命視京民孤幼者戶給鹽十五斤孤寡者戶十斤 丙寅詔信國公湯和帥諸將練兵臨清 三月戊辰朔上御華蓋殿皇太子侍問以比日講習何書對曰昨看書至商周之際上曰看書亦知爲君之道否因諭之曰君道以事天愛民爲重其本在敬耳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于天下係于民必敬以將之而后所行無不善也蓋善天必鑒之不善天亦鑒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謹四海罹殃言行如此可不敬乎時國子助教吳伯宗進講東宮首陳正心誠意之說上聞而

嘉之改翰林院典籍伯宗始以不附胡惟庸坐事謫鳳陽上書劾惟庸專恣不法久之必爲國患詞甚愷切上得奏召還賜衣鈔奉使安南稱旨除助教尋改入翰林是月上退朝御便殿召儒臣論治道時國子學官李思迪馬懿獨無言上謂諸臣曰孔子入周席見金人三緘其口以爲古之慎言人此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詞上足以匡君下足以澤民孔孟歷聘諸邦惟恐其言之不用今思迪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主論列殿廷之上又得人主虛心就問而緘默不言學孔孟者固如是乎且思迪等事朕如此欲其盡心以訓國子生不可得

也令謫之 高麗之入貢也上屢卻之而敕遼東守將
潘敬葉旺等謹飭邊備會高麗復遣周誼貢表獻方物
夏四月敬等奏聞上諭之曰此非彼殷勤致敬之意蓋
間謀之萌也且人臣無外交爾等宜慎之 五月癸未
詔蠲北平田租 閏月戊戌太白晝見 六月丁卯命
都督僉事馬雲征大甯克之雲與葉旺鎮遼陽剪荆棘
立軍府撫輯軍民墾田萬餘頃至是雲以賞功召還旺
留鎮如故旺在鎮前後凡十七年遼人德之 是月編
春秋本末成上以春秋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終始
乃命東宮文學傅藻等分列國而類叙之附以左氏傳

首周王以尊正統次魯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以內
中國至是書成上之 高麗龍川鄭白等率衆詣遼東
請降潘敬葉旺等又以奏聞上復諭之曰高麗僻居海
國其俗尙詐況人情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
者此必示弱于我如墮其計不過一二年間至者接踵
其害非細自今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彼國以破其
奸慎勿貪受降之虛名而賈實禍也 秋七月丙辰平
蜀眉縣賊先是眉之妖人彭普貴爲亂焚掠十四州縣
知縣顧師勝率民兵禦賊力戰死之都司普亮等不能
克詔丁玉移師進討盡殲其衆捷聞上手詔褒美進玉

左御史大夫師還拜大都督府左都督辰興據明史本

玉回師討眉縣賊平之證之玉傳卽彭普貴也玉以木

年正月平蠻至是命移師討之證之潛菴史稿眉縣賊

作亂在是年四月此則據其討平之日月也今據

本紀而系以先是二字竝據玉傳增入進秩事

己

未李文忠還仍掌大都督府兼領國子監事文忠之還

也爲上言西安城中水鹹鹵不可飲請鑿地引龍首渠

入城以便民汲從之是月增祀功臣吳禎等百九十

三人于功臣廟八月辛巳詔凡致仕官復其家終身

無所與先是定給致仕官告敕秩三品以上仍舊四品

以下各加一級至是又定制致仕官居鄉與宗族親黨

相見序尊卑如家人禮異姓無官者相見不答禮庶民

則以官禮謁見竝著爲令 九月己亥沐英進師西番
大破其衆禽其酋長三副使凡英前後戰拓地數千里
俘男女三萬獲雜畜二十餘萬冬十一月甲午班師還
封仇成藍玉等十二人皆爲侯 十二月右丞相汪廣
洋謫廣南尋賜死初廣洋與胡惟庸竝相上漸覺惟庸
奸狀而廣洋依違其間無所救正上亦薄之是年九月
占城入貢惟庸等不以聞中官出見之入奏上怒敕責
省臣惟庸及廣洋頓首謝罪而微委其咎于禮部禮部
又委之中書上益怒詔下諸臣獄窮詰主者會中丞涂
節言劉基爲惟庸毒死廣洋宜知狀上大怒切責廣洋

朋欺遂被謫舟次太平又追怒其在江西曲庇朱文正
在中書不發楊憲奸值惟庸事發遂敕賜廣洋死廣洋
之賜死也其妾陳氏從死之上詢之乃前知縣之女沒
入官者怒曰沒官婦女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仍敕
法司取勘 徵天下博學老成之士至京師是時又詔
郡縣舉故元遺民布政使沈立本以元吏部侍郎巴延
資中舊作伯
顏子中密聞于朝詔遣使以幣往聘資中不至飲
鴆死資中本西域人後仕江西因家焉初爲元建昌教
授江西盜起授分省都事守贛州而陳友諒兵已破贛
資中間道走閩陳友定辟爲行省員外出奇計以友定

兵復建昌浮海如元都獻捷累遷至吏部侍郎持節發
廣東何真兵救閩至則真已降于廖永忠資中墮馬折
一足被獲永忠脅降不屈義而釋之乃變姓名冠黃冠
游行江湖間上求之不得簿錄其妻子資中竟不出嘗
齋鵠自隨久之事寢解乃還鄉里上益重其人欲以禮
致之使者至資中太息曰吾死晚矣爲歌七章哭其祖
父師友而死 是歲高麗貢黃金百斤白金萬兩以不
如約卻之